

熊本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

Kumamoto University Repository System

Title	佛阪記事 : 文苑
Author(s)	内田, 遠湖
Citation	龍南會雜誌, 17: 30-32
Issue date	1893-05-27
Type	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
URL	http://hdl.handle.net/2298/4078
Right	

俗壤於下。則爲丈夫者。或將有誤大義於進退去就之際者。矧於死生之間乎。

佛阪記事

內田遠湖

參州賭魁有騷動半兵衛者。嘗導捕吏。捕上州賭魁國定忠二。爲忠黨幸二所殺。豆州賭魁丹波屋某爲半義兄。聞之曰。是必幸義父岩五郎所使也。乃令乾兒信太郎圖報讐。其徒十四人屬焉。岩知之。與三乾兒幸二留吉長五及義弟鈴木某。俱避至遠州。飲于濱松酒樓。鈴木劍客也。素矜其勇。使酒罵座。岩候其稍醒。改容言之曰。吾與子。義爲兄弟。吾今有戒心。而亡狀如此。情誼安在。請自此絕。鈴木憮然曰。吾信有罪矣。然荷兄恩。非一日。豈得袖手。請從兄所往。岩遂以四人往。依小松村博徒莊太郎。信等謀知之。造莊太家。要岩等。莊太不肯曰。窮鳥入懷。豈忍殺之乎。吾當遣之神宮寺村。請就而圖之。信等諾而去。岩乃謂三乾兒曰。衆寡不敵。姑避之。讚之金毘羅。幸作色曰。以寡避衆。有何面目。復見人。留長自傍贊之。岩哂曰。前言試之耳。卿等已如此。雖千萬人。吾往矣。四人各理鬪裝。抵神宮寺村博徒莊五郎家。莊五者莊太義兄也。信者踵至。莊五居間和解。信等不肯。強求共鬪。莊五曰。吾雖無似。以義俠聞一州。不許人之鬪吾域內。自此至參界。不過二里許。越境而鬪可也。信又聽之。莊五告岩等先去。度其去已可三百步。又縱信等往。岩等步寢疾。信等望之不見。侮以爲怯。里中少年疾信等之頑。又憐岩等寡少。且欲觀其鬪。多隨岩而行。岩亦料其情。與之偕行。且語曰。敵踞吾後。將伺便擊我。不必問遠參。我欲疾走。先據要地。請少年爲導。抵一要地名佛坂。彎曲數

百步。山壓谷，蹙路甚狹隘。一折上丘，有一茅店，旁依廣圃。岩等乃據焉以待。信率其黨到山腹時，已黃昏。岩黨發一銃，信便拔刀，單身猗突而進，留長與之合。敵十餘人，提槍繼至。岩幸逐之，山角幸爲敵槍貫股，仆地。誤斫岩背，岩不顧。大喝揮刀，氣勢倍猛。十餘人辟易而退。幸恍惚中聞乃聲，擡頭視之，見信之在傍，乃奮起，斫其背，留長隨斷其右臂。信以左手取刀，瞋目，睨二人。會岩返，又斷其左臂。信猶張口欲薄嚙岩，岩慨然拋刀曰：「可惜壯夫，我與吾肉，乃揭臂使嚙焉。」幸視岩創，曰：「爺創亦劇，今弗自決，將爲人所獲，請相刺而死。」岩曰：「未也，當與莊五謀以決生死。」少年走報莊，五莊五馳來賀捷，又見信吊之。信未殊，謝曰：「不聽兄言，卒至於此。且吾少年時，寄食兄家，今已易姓名，兄或不之記。吾豈忘之，適以義父之命及此耳。」言訖而瞑。莊五郎夜與岩等還家，而鈴木某拾死者所遺刀槍逃去。莊五請醫療二人。岩背創八寸許，已縫。數日又裂，醫曰：「不縫亦自癒。」岩曰：「重傷不勝針縫。」他日招人嗤笑。敢請再治。幸亦發破傷風，醫曰：「布條蘸火酒以貫洗，可治。」二人受療之間，對客談笑自如。卒得癒。岩以武之賭魁，雄視關東。世與勢力忠二駢稱。信本某州浪士，事在嘉永年間云。

野史氏曰：昔在德川氏初，任俠出於武士，凌強暴而扶怯弱，蓋有足補政令所不及者。及其末也，武士懦弱而任俠移于市井，既不知忠義，又無軍法，是以賭博放蕩無賴輩常爲之分黨相爭。往々逞其狂暴，以幕府之威，百僚有司之殷，尙不能除之。其害不可勝言。維新以來，斯弊大革。迨今歲首，更發賭博令，而後掃蕩無復遺失。抑維新以前，民間風習可陋者，往々

類此。不迨今紀之。後世安得知之乎。錄以傳異聞云。

堤靜齋曰。義俠氣象。寫得入神。居然史筆。

南摩羽峯曰。善寫博徒之口氣事實。細大不遺。可謂麻姑搔痒矣。

小山春山曰。當與羽倉簡堂劇盜忠二傳並傳。文亦足相頡頏。

依田學海曰。凡文字必要一段有動人處。佛坂一節。卽舞陽鴻門也。

龜谷省軒曰。若幸徒。氣魄素超絕。惜哉不建功於邊陲。誤身於賭博。世之抱材負技者。不

可不察也。

雲雀

まのふ

見渡せば、山の端しらみ、

横雲も色どりにたり、

朝日もや出でむとすらむ。

有明の月影うすく、

世の中もいと静かなり、

吹くどなく吹く朝風は

香を送り來て。

ひむがしの峯々つゝむ、

まよふかりの花の雲わけ、

くれなゐの朝日はいでぬ。

あなうれえ、朝日のひかり！

なまなくば春とくるとも、

いかでかは樂しかるべき。

花もわか葉も。

春風に翼あやつり、

八重霞はらひ分けつゝ、

いや高くまひて昇れば、

村里も霞にきえて、

百鳥のさえずる歌も、